26



硃批諭旨

常賚 高成齡 索琳奏摺



硃批常賚奏摺

奏雍正四年四月初二日廣東布政使臣常賚謹

奏爲奏

聞事竊臣於雍正四年正月十九日到任詳請巡撫臣

楊文乾代

題恭謝

天恩外卽將欽奉

諭旨向總督臣孔毓珣巡撫臣楊文乾面傳孔毓珣楊

文乾俱跪領謝

恩訖隨盤查司庫有實存銀一十六萬三千九百五十

知道了

兩有零逐一兌收貯庫一面查對前任收放各項
錢糧數目於三月十一日將清冊申詳巡撫俟巡
撫盤查訖即出結具
題再查通省有必需之公項每年約計四萬餘兩皆
於各屬火耗內每兩提解四分以充公用今巡撫
與臣籌畫恐屬員或有借此累民之處是以會同
司道府州縣另行設法務期上不動移正項下不
貽累百姓以爲可久之計一經議妥巡撫當即

好

奏請舊年臣恭請
聖訓時蒙

諭旨爾到廣東總督巡撫待爾何如繕摺奏聞欽此臣今到任兩月有餘看得總督巡撫居官辦事誠如
總宜據實無隱
聖明照鑒待臣亦俱好惟是廣東一省盜案甚多即拏獲到官從不肯招出同夥與窩家往往陷害仇人誣扳富戶每見巡撫審訊盜案甚覺詳細慎重而臣亦必細細與巡撫籌畫弭盜安民之策以仰副
皇上子惠元元之至意查各屬官員大槩循分供職者
我
楊文乾原好可同心協力與之整理地方
居多若夫才守兼優者臣履任未幾不敢輕舉容
留心察訪另行摺

是

奏自今以後凡有關乎

國計民生興利除獘事宜臣務斟酌確實詳明督撫

始敢施行其中有應奏

甚是

聞者另摺具奏臣一介庸愚荷蒙

皇上畀以重任雖捐糜頂踵何能報稱於萬一惟有勤

慎辦事節儉持身以盡犬馬之力雖遠在粵東總

不敢少萌一自欺自怠之心誠誠懇懇一如在

果能實實一如此奏爾可成大器也但不可偏於粉飾

養心殿凜凜然俯伏敬聆

柔善一路

聖訓時也謹

奏

覽

雍正四年十月二十六日廣東布政使臣常賚謹
奏爲恭謝
天恩事竊臣蒙
皇上御賜紫金錠鹽水錠諸珍藥隨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訖伏念臣至微至賤仰邀
任使已深逾分之慚復荷
恩頒更切生成之戴惟當益竭愚忱上報
高厚於萬一理合繕摺奏

謝謹

奏

知道了傅鼐博爾多已將朕用人於藩邸之顏面掃盡矣汝當奮勇自勵今日以前聞汝頗好但不知向後何如耳勉之

同日又

奏為奏

聞事竊臣到任將及一年就地方中應

奏之事二件另摺敬陳外臣謹看得總督孔毓珣歷練老成處事得宜所屬軍民無不愛戴聞從前操

守尚覺平常近來則分文不取巡撫楊文乾實心
辦事勇於有爲於地方利獘無不急欲興除但每
多任性遇事過激署按察使殷邦翰辦事有才但
爲人多詐居心難信惠潮道方顧瑛辦事勤敏操
守亦好廣州府知府樓儼專事趨蹌不勤政事通
郡人民嗟怨此外官員循分供職者居多其在任
未久者優劣尚未周知容再爲訪察據實奏
聞至臣受
恩深重時刻銘心是以惟知有
皇上不知有他人惟知有報

恩不知有招怨據所見所聞直陳無隱斷不敢一字涉
虛有負
天高地厚之深恩也謹
奏
好凡有所見所聞應如是直陳毋畏毋隱方是朕用人
如爾若不得聞聽的確則耳目更無可寄矣諸事秉公
持正據實敷奏勉爲之
雍正五年二月初一日廣東布政使臣常賚謹
奏爲恭繳
硃批瀝陳微忱仰祈

睿鑒事竊臣齎摺家人回粵奉到
硃批諭旨臣捧讀之下淚如泉湧手足無措伏思傅鼐
博爾多自幼跟隨
皇上受三十年教養之恩復蒙不次超擢俱膺重任雖
捐糜頂踵猶不能仰報於萬一乃一旦頓滅天良
上負
君恩此誠天地之所不容鬼神之所不宥者也臣前閱
邸抄已爲髮指今讀
實屬不解誠所謂小人福淺不能負荷耳否則喪心病
狂若不然且莫講負朕深恩即自己一身可以造就成
諭旨更覺痛心臣深荷
皇上隆恩恐復蹈二人之轍

千百年之人物亦全不顧念豈不可惜大奇大奇

特加矜恤訓誨諄諄感愧無地臣賦性駑鈍雖無過人之才而忠君報主之忱存諸夙昔鑒此二人愈加勉勵惟永矢此心竭圖報效雖遠居萬里之外常如在

御座之前惟有知無不言言無不實事無不行行無不

須要合理得當

力以上報

主恩臣斷不肯似此二人頓滅天良喪心病狂有負委用之

天恩作千古無恥之罪人也此臣微忱出於至情激切奏陳不勝惶恐之至謹

奏
朕嘉悅覽之但日久不忘此摺所奏之言庶不有負朕之期望
同日又
奏爲奏
聞事竊臣慶沐
天恩得膺重任雖冰蘗自矢未足報稱何敢以纖毫肥
已之私自貽罪戾謹將去歲一年所得之養廉與
各項費用之處敬摺奏
聞查廣東布政司衙門向來每年所得規禮平餘銀約

有三萬餘兩臣到任後隨將一切陋規悉行禁革
惟有州縣所解錢糧每兩有平餘銀三分向係督
撫藩司分作養廉之費查廣東通省除州縣存留
備支外每年額解錢糧八十五萬兩零以每兩三
分共計銀二萬五千餘兩督撫藩司每股照分銀
八千三百餘兩又撥充吏役給發執照向有督撫
藩司紙劄之費今亦照股分銀二千八百餘兩通
年核算共得銀一萬一千餘兩此外並不敢有絲
毫欺隱除臣家口衣食用度幕賓束修併修理衙
署庫藏等項共用去銀八千八百餘兩尚存銀二

千二百餘兩此項餘銀倘値青黃不接之時小民
艱於日食擬買米設廠煮賑以廣
皇仁竊臣素居貧賤今得足食足衣已是邀
恩無極惟竭盡犬馬之力上報委用之
恩何敢稍有私心自蹈欺誑之咎也謹
奏
好朕今用爾爲巡撫矣爾試想常賚今日做巡撫常將
此五字提撕尚忍得行一件欺君誤國之事以負朕乎
當勉力成全朕用人顏面與舊日潛邸諸人增色不然
則爲天下後世之大笑柄矣大約貪酷不法之事爾自

不爲第恐趨於柔懦沽名一邊被人欺誘或入屬員之
牢籠受科甲之夤緣請託而不能秉公察吏則爲負朕
也切宜勉之慎之欲免此咎亦惟有祇知君父爲重凡
百毫不瞻顧一切據實無隱如斯而已若爲虛譽小利
懷私自便恐難逃朕之鑒察也

雍正五年二月初十日廣東布政使臣常賚謹
奏爲恭謝
天恩仰祈
聖鑒事竊臣於雍正五年二月初九日接准部文内稱
雍正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内閣九卿等奉

上諭福建巡撫員缺著廣東布政使常賚補授欽此臣

聞

命自天感激無地隨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訖伏念臣一介庸愚至微極陋荷蒙

皇上天恩不次擢用茲復恭承

寵命畀以閩海封疆重任臣受

恩愈重圖報愈難感戴微誠與恐惶交并惟當實心任

職實力辦事務期殫竭駑駘盡瀝肝膈以伸報效

微忱耳更有請者臣自幼侍從日覲

天顔不違咫尺自擢任粤藩跪聆
聖訓以來未獲瞻仰
闕廷已逾一載有餘戀
主蟻忱與日俱永況閩省爲沿海要地臣才識短淺於
地方情形一切未諳伏乞
皇上俯允臣赴京
陛見得覲
天顔面聆
聖訓俾得竭蹷辦公不致舛錯庶海疆大有裨益而犬
馬依戀之私亦得稍遂矣所有感激微忱合行繕

摺奏

謝謹

奏

督臣高其倬前任雲貴時偏於柔善姑息自李衛到滇

傳旨後始知朕意所向較前已好及至來京陛見經朕

訓誨令任閩浙全是矣爾抵任後自必相合諸事當與

和衷辦理茲爾撫閩立心行政爾係朕深知者亦無可

教導至於地方事宜摺奏可以訓諭若肯向上不負朕

恩來京陛見亦不過如此若立志不堅便一年一次陛

見徒勞往返與事何益若言戀慕君臣果能一德萬里

同心況朕與爾年俱未衰何必作兒女之態受事後加
意懋勉治理數年然後來京未爲晚也目下不必但以
孤忠自效爲本一切不稍瞻顧欺隱何事不可以辦集
耶勉之勉之

同日又

奏爲奏

聞事竊臣棠

皇上天恩特授福建巡撫伏念廣東福建同是

皇上封疆豈可以甫經陞遷遂將廣東緊要事件視同

膜外不行奏

聞今就臣所親得之見聞於粵省民生地方實有關係
者條具於後以備
聖主採擇
一碣石左翼二鎮宜慎簡幹臣也查粵省沿海地
方惟廣惠潮三府乃洋盜出沒之地全賴賢能清
廉之總兵官實力防範不稍懈縱偷安需索滋擾
則所部自然凜凜奉法庶使姦宄潛跡可弭賊盜
肆刦之患今查得碣石鎮總兵陳良弼左翼總兵
藍鳳不但廢弛營務不能董率將弁且縱兵擾民
漫無約束又操守不堪惟圖需索陋規況年已七

十精力平常均於沿海重任不能無誤似宜另

[已有旨矣]

簡賢能俾其整頓營伍綏戢地方於兵民大有裨益矣

一新奉撥運倉穀宜盡行發糶也查粵東昨年晚禾歉收米價頓昂荷蒙我

皇上軫念民艱特敕部議將廣西積穀三十萬石撥運來東添備倉儲仰見

聖慮周詳籌畫盡善惟是秋成之後例應買補查得粵省連年歉收若將糶出價銀責令尅期買補勢必至於市價騰湧官民交受其困以臣管見目今現奉部文准開常平倉運米事例從此隣省生俊輩

爭先輸納源源而來倉儲不患不充可否懇祈
皇上特敕撫臣將此三十萬石倉穀盡行發糶價銀可
得一十五萬兩免其買補解貯司庫另行收貯以
備不時之需是藩庫歲銷之外又有此備貯銀兩
以壯邊儲以裕民食可一舉而兼收其效矣以上
二條皆臣再四熟籌始敢據實陳
奏是否有當伏祈
皇上睿鑒施行謹
奏
楊文乾請假朕已准伊所請茲命爾署理粵撫事務楊

文乾尚需數月方能回任倉穀乃爲爾身之干係事矣

朕意爾所論固可平一時之價但

天年何可期必目下雖少苦價昂尚不至於乏食倘倉儲一空將來萬一歉收所關非細此在爾相機籌畫遠近輕重而爲之朕實不便諭應行與否也此際如楊文乾尚未動身當與之悉心商定再行若有應請旨處卽行具題爾乃暫署之人止圖目前平價以遂衆欲及日後楊文乾回任時倘少至難於措置則爾領罪不輕矣慎爲之

雍正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廣東布政使臣常賚謹

奏爲奏
聞事竊照粵東早稻於三月間插蒔六月間收穫今歲
二月以後天氣晴霽米價微貴幸得三月二十三
四兩晝夜大雨臣遣員查看四野禾苗俱已栽插
將來早稻可卜豐登至奉
旨撥運粵西倉穀三十萬石原委糧驛道何師儉前往
梧州府地方接運今自三月初八日起陸續已運
到五萬石有餘臣現在酌量各屬地方之緩急需
穀之多寡分撥運糶以平市價俟粵西穀石運齊
分撥完日另行

奏報外目今廣州省城米價日見平減人民樂業地

方寧靜誠恐上廑

聖懷理合據實奏

聞謹

奏

覽奏米價平減深慰朕懷

雍正五年閏三月二十七日署理廣東巡撫印務

臣常賚謹

奏爲恭繳

硃批仰祈

聖鑒事竊臣奏摺家人馳驛回粵捧到
硃批諭旨跪讀之下仰見
聖謨遠大睿慮周詳臣不敢以將去而膜視其民暫署
而忽畧其事惟有凛遵
聖訓慎重籌畫因時制宜以仰報
皇上委任之深恩也今查粵西運到穀石除分貯肇慶
府倉穀四萬石外計運到廣城十六萬三千石零
因惠潮兩府去秋被災其所屬成災之縣現飭將
倉穀發賑其勘不成災而亦被水之縣現在另疏
題賑此外各縣仍飭照糶三例減價平糶復慮各屬

貯穀多寡不一又會同督臣阿克敦議撥粵西穀
二萬石起運惠潮二府分貯臨時酌量詳明動用
再廣惠肇三府自三月內得雨之後至今雨澤愆
期米價漸昂誠如
聖諭
天年雖云不可期必若克盡人事其應亦如影響惟以一
誠上格自當有驗
天年不可期必也臣現飭各屬遵例糶三省城現在開倉
酌量平糶均飭秋收買補臣又率屬虔誠祈禱雨
澤今喜於本月二十六日遠近皆已得雨民情安
天道惡盈凡百慎勿高興自滿敬慎二字果能堅守不移
則雨暘時若朕可以保之也
靜嗣後有應請
旨處即行具題臣斷不敢以暫時署理止圖目前平價

如此方是

以遂衆欲致楊文乾回任時難於措置而自干罪戾也謹

奏

覽

同日又

奏爲奏

聞事竊臣至愚極陋才識疎庸荷蒙

皇上隆恩至優至渥惟殫竭愚誠以圖上報

高深於萬一臣思巡撫之責首在稽考屬員之賢否若屬員果能潔已奉公百姓自受其益臣敢不仰體

聖衷時刻留心稽察以整飭吏治日前有潮州府通判
吳安泰私賣變價戰船署石城縣舉人嘉鍾秀諱
匿盜案業經具疏糾叅今查有新補澄海縣令劉
德基原由教職倖滿蒙
恩特用不思潔已奉公以仰報
聖恩到任甫經數月而穢聲昭著又有花縣知縣朱紹
濂居官素屬平常因係公馬爾賽之壻從前均爲
姑容今自委署海豐縣印務以來任意貪婪毫無
顧忌臣查訪旣確斷不敢爲伊狥庇以致貽害地
方除具疏列欵糾叅外合再繕摺

奏明仰祈
恩鑒謹
奏
覽此奏朕甚嘉悅但肯秉公察吏地方諸務自當就理
矣勉之
雍正五年四月十三日署理廣東巡撫印務臣常
賚謹
奏爲奏明嚴處積案兇盜以靖地方事竊查粵東山
海交錯素稱盜藪臣蒙
皇上委署粵東巡撫印務視事以來檢查案卷內有已

条疎防之盜案一百餘件尚有未条疎防之盜案
因從前未經条過歷任督撫將州縣獲報之賊審
實從重枷責發交親族保領約束兇横之徒不知
畏懼悛改臣見每案之中必有爲首糾夥及行兇
肆惡之徒若一概枷責發落日後斷難保其不再
爲盜臣不敢少爲因循今將未獲賊之案催令文
武嚴緝務獲不使漏網已經獲賊之案催令審解
臣必親審明白將極惡首盜并傷人之犯卽委員
押赴稠人廣衆之地立時杖斃以示儆戒臣近又
准部文嗣後審擬盜案將造意爲首及殺傷人者

悍惡兇暴者行刦三次以上並窩引盜賊者爲法所難宥有廹於饑寒被人誘脅并聽從父兄指使跟隨上盜者爲情有可原一一分析開明等因臣此後擬審未叅疎防之盜案亦遵照定例分析將法所難宥之犯俱行杖斃其情有可原之犯嚴行枷責項帶鐵牌朔望點卯庶姦狡積盜不得倖免兇惡之徒咸知凜畏而盜風可以漸息矣謹將嚴處積盜緣由繕摺

奏明伏祈

皇上睿鑒謹

奏

所見甚是應如此料理楊文乾回任時將朕此諭與伊看

雍正五年五月二十四日署理廣東巡撫印務臣

常賚謹

奏爲奏

聞事竊臣訪聞韶州府曲江縣濛裏地方有一山名爲礬洞產有銅礦自宋元時曾經開採挖有銅沙堆積於壠旁之溪岸後因封禁山口此沙遂不許私煎間有村民偷取煎熬被地方查察相爭無已臣

恩此項銅沙與其堆積消毀何如作爐煎煽如其
實在有銅亦可湊爲解部額銅之用但現堆若干
每堆約有若干擔每擔約可得銅若干勅臣已密
諭韶州府知府黃文煒親往查勘煎試去後尚未
覆到倘查明如果有銅可煎臣即於雍正六年承
辦銅價內一面量給工本交該地方官督同煎煽
一面具疏
題明俟煎得若干即抵解粤省每年應辦戸工二部
銅觔數目將辦銅價銀扣存撥餉於錢糧似有裨
益是否可行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謹

奏

勘明如果實有銅沙乃係極有益之事到閩之日面向楊文乾說知可也

同日又

奏爲奏

聞事竊照粵東閏三月雨澤愆期自四月及今甘霖疊沛晴雨及時因當望雨之際適得滂沱霑足禾苗暢茂較盛於常目下早禾已熟各府收成俱約有十分九分不等省城米價每石減至一兩一二錢

窮民易於謀食所有平糶煮賑二項俱於五月初
停止此皆仰賴
皇上感召
天和福覃寰宇海隅蒼生獲享盈寧之慶誠恐上廑
聖懷謹將早禾豐稔米價平減緣由據實奏
聞謹
奏
覽奏深慰朕懷此皆爾等督撫實心任事上感
天和之所致朕甚嘉悅焉
同日又

奏爲奏明立限買補倉穀以裕
天儲事竊照粤東常平倉每年應糶三穀四十八萬
有零除碾支兵米於徵收本色米石抵還外其餘
照例平糶出陳易新上年春夏之交米價騰貴經
撫臣楊文乾於糶三之外復在存七穀內融糶一
十五萬石有零所糶價銀均存府庫查無短少原
擬於上年早晚二收照數買補因去秋被水歉收
穀價高昂平糶之價不敷買補今歲春間又經平
糶統計兩年平糶碾支及動存七之數共九十餘
萬石除徵收本色抵還碾支及已經買補外尚未

買穀四十餘萬石倘一時需用或有缺乏關係非
淺幸今及時得雨早收現在豐稔臣已嚴催即時
買補復與署督臣阿克敦面議定限於七月內務
必買補十分之五十月內照數全補倘十月內不
行買足即照虧空叅處未買之數交知府領買限
至歲底補足如仍有未清著落該府縣分賠并照
虧空治罪如此立限嚴催不少寬假則人人必以
功名為念自當上緊趕買早晚兩收之後各府州
縣應貯之數顆粒無缺庶得以仰副我
皇上慎重倉儲之至意也臣叨蒙

聖恩不敢以暫時署理少存狥縱合將立限催補緣由
繕摺奏
聞謹
奏
知道了到閩之後可竭力料理汝本任內之事楊文乾經理福建一番事後回任自應盡心料理也
雍正五年六月十八日署理廣東巡撫印務臣常
賚謹
奏爲覆
奏事竊查粤東韶州府曲江縣磬洞地方溪河之旁

積有銅沙日久無用臣經一面行查一面具
奏今據韶州府知府覆稱查明此沙之堆或高四五
尺或高七八尺至丈許不等共約有千餘堆每沙
一擔約可煎銅三四觔不等即煽至一二年恐不
能盡等語查臣前摺內原有擬發工本委員前往
煎熬之請但思此沙堆積日久其中出銅多寡固
難懸定若發本委員則所委之員必多而僱募人
夫又慮紛雜難稽今擬聽本地附近殷實居民自
備資本赴臣衙門報明許其召募工役設爐開煽
每沙一擔隨其得銅多寡酌其所費工本或行對

半或行四六分收仍委幹練文官一二員專司稽
察不許煎多報少并令就近武員帶兵巡邏不使
姦匪混雜如此則所用工役俱係本處土著之人
聚散皆易併可免動用錢糧省銷算之煩其所得
銅觔湊同解部臣非不知山場久奉封禁但銅沙
現存不必開山鑿取且又於
國家鼓鑄不無裨益是否可行伏乞
聖鑒謹
奏
想爾已往閩省矣此事交與楊文乾令與孔毓珣阿克

敦詳議妥協奏聞候旨舉行

同日又

奏爲奏

聞事竊照粵東每年夏秋間大雨時行廣西諸水直趨而東奔流入海蓋以水急勢橫復加霪雨連綿東南風猛海潮倒灌潦水不得順流兩相搏擊致粵地圍基頻有衝決之患今年五月十五日至十八日止連日廣西諸水湧漲至一丈三尺有餘臣即親赴查勘據里民咸稱今年水發本處喜無大雨加之風靜浪平惟南海三水新築圍基其基面窄

狹者偶有漫溢缺口亦不過數丈幸早禾已收晚
禾未插毫無有損其餘圍基俱安然無恙水勢於
五月二十日即消去一半二十日後業已照常臣
已檄飭各屬督率居民協力修復晚禾亦皆蒔插
此皆仰賴
皇上至德遐孚
天心默佑是以水發之時無大風大雨逆流激湍海疆得
免水潦誠恐上廑
聖懷謹將圍基無損緣由繕摺奏
聞謹

奏

據爾所奏深慰朕懷向聞此圍基若於年前預爲實力修築即可保次歲無虞爾其知之

同日又

奏爲恭謝

天恩事竊臣齎摺家人回粵捧到

恩賞各種藥錠一匣臣隨郊迎至署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訖伏念臣一介庸愚茫無知識荷蒙

皇上委任粵東藩司甫及一載復

畀以閩撫重任又
命署理廣東巡撫
恩綸疊沛榮
寵逾常臣智識短淺涓埃莫報乃蒙
天心眷注
特頒珍藥拜
賜之下覺嶺海烟嵐蒸濕之氣一時頓釋臣不勝感激
之至惟有益殫心力愈矢公忠以期仰報
高深於萬一理合繕摺恭謝
天恩謹

奏

覽

汝此去到閩係毫毋得瞻顧情面乘此時同楊文乾徹底清楚日後汝更易為力矣當與之和衷辦理悉心詳查朕已有旨諭楊文乾不必候汝到閩先即一面料理朕看汝之局面清勤二字似不為難但恐偏於平易疎慢寛縱沽譽一邊倘一涉此病較之貪婪不職者等耳況高其倬又是以長厚自居惟恐被人嗔怪者從來身為大臣任勞易任怨難汝二人若一味以取悅於人為務自必有欺隱之弊一涉欺隱則無所不至矣勉之愼

之君恩不可負也朕爲何諭及此因汝自到粵省以來凡汝通省屬員來往人等無有不稱頌汝之和平寬厚者朕甚疑之福建邊海巖疆兵民刁悍若督撫惟以寬仁爲主則萬難整飭地方毛文銓即係榜樣倘汝將就因循不能徹底清釐朕只得又調汝別任另用人察汝矣所事若少不清楚朕斷不肯中止也竭力爲之

雍正五年七月十九日福建巡撫臣常賚謹

奏爲請定修堤之專責杜水患以衛民生事竊照廣東近水田畝苦於廣西潦水漲發每致收成歉薄今夏水漲一丈有餘喜天氣晴明東南風信不作

潮水如常廣西水來得以順流出海兼臨漲之時
嚴飭各所屬親赴堤畔率同有業民人共相保護
雖有衝決隨決隨修田禾無損惟查修築堤岸向
例設有堤長按畝派工羣起力作迨後官念民力
艱難委員量爲幫理未免彼此推延不能及時修
築以致水患頻見臣查近水受衝之縣廣州府惟
南海三水肇慶府惟高要高明四會等縣爲最今
欲保固堤圍莫如責以專任請以廣州府糧捕通
判兼管南海三水堤工肇慶府糧捕通判兼管高
要高明四會堤工令於冬收之後督同堤長按照

各業戶田畝派工修築務使堅固水漲之際即督
同各業戶保護更請定賞罰之法以示勸懲一二
年至三四年保固平穩者予以紀錄加級五年不
致衝決者以應陞之缺即陞一二年及三四年衝
決議以罰俸降級五年頻見衝決者革職則事有
專責庶水患可除而民業無虞矣再修築堤工必
先備物料以爲搶修之具此項費用旣不可派之
田畝復不能取之在官必致臨時掣肘臣查廣肇
二屬向有魚篓鴨埠稅欵向照徵收以充公用後
經禁止但查事關水利按徵似亦無礙每年計得

千有餘金卽以此銀照數解交通判以備搶修物

料庶𨊴肘無虞而歲修無誤矣今已離署不及具

題謹繕摺瀆

奏伏乞

睿鑒施行謹

奏

此奏甚屬妥協周詳抵闈時面交與楊文乾悉心照此

辦理應題者具題但楊文乾曾經奏請開捐以修理圍

基同孔毓珣面奏時朕經詳悉諭過楊文乾今若有意

將此摺所議之處怠忽從事以覬行已前奏則自招大

過矣將此摺并朕批諭皆與楊文乾看

同日又

奏爲奏明太平粤海兩關稅務事竊臣仰沐

皇恩委署廣東巡撫兼管太平粤海兩關稅務自接署

及今將及五月無時不以裕課恤商爲念但查兩

關春夏之稅有限所賴者盡在秋冬如太平關除

正額外上年奏報羡餘銀四萬五千餘兩臣接署

時撫臣楊文乾僅交下羡餘二萬六千餘兩臣自

三月十八日接署至六月二十一日一年期滿除

正額外按日計算應該羡餘銀一萬五千餘兩今

據韶州知府按月報解尚缺羨餘銀一萬兩有零
隨查向例將單錢平餘等項統歸羨餘亦僅得銀
八千四百餘兩今統交署撫臣阿克敦奏報尚不
足羨餘一千兩有零仰冀
聖鑒查粤海關惟賴夷船但夷船必待風信於五六月
到粤所載貨物無幾大半均屬番銀輸鈔納餉必
俟夷人買貨完畢除所買貨物按則納餉外統計
每銀一兩抽分頭銀三分九釐此係舊例是一年
稅課之正羨咸賴秋冬將有餘以補不足每年正
額四萬三千餘兩羨餘四萬八千二百餘兩臣自

接署至卸事共計一百五十日該正額銀一萬八千三百餘兩除現收船鈔貨稅以及各口解到之稅共計銀三萬一千二百餘兩彚交署撫臣阿克敦收貯外尚有遠口各委官徵收未解俟解到日統於年滿奏報獨是臣任藩司時傳聞撫臣楊文乾徵收課稅去年設立專行計共得銀二十餘萬隨卽密察未得其詳迨署巡撫印務復行確訪詎經手庫稿兩房經承撫臣楊文乾於臨進京之先各給路費俱令回籍矣至夷船今歲進口時停泊數日並無行店承攬因詢之各商僉云廣東洋行

向係十六七家去歲撫臣新例將夷人帶來銀兩
每兩預行加一扣收共計得銀四萬三千餘兩及
上餉之時仍照收稅耗外復抽分頭銀三分九釐
令專放之六行先行辦繳又發銀數萬差人往別
省置買湖絲茶葉等貨貯如升行飭令儘先賣完
方許各行賣貨今崇義店陳騰官行內現貯湖絲
二百餘擔客商知有積貨并慮貨到不能先賣以
致往來稀少各行畏懼等情臣旣訪察確鑿斷不
敢姑爲狥蔽致干欺隱之咎謹據實奏
聞伏祈

睿鑒謹
奏
據奏楊文乾所獲之利即此四萬三千之數抑或係先
言二十餘萬之數殊未明晰除此洋行貿易之外楊文
乾更有見小漁利之處否據實奏聞不得隨意增減
雍正五年九月初二日福建巡撫臣常賚謹
奏爲奏
聞事竊臣於八月二十二日到閩隨經具疏
題報在案查得
欽差廣東巡撫臣楊文乾浙江觀風整俗使臣許容吏

部郎中臣鄂彌達內務府員外臣伊拉齊先於八
月十二日到閩臣隨卽會同委員分查各府州縣
之實貯若干虧空若干務必徹底淸查無絲毫遺
漏方可會題以慰
皇上惠愛元元剔除積弊之至意臣莅任方新雖未周
知而稽查歷年倉穀案卷或貯價流交或揑報不
實或因價值不符觀望未補遂致倉貯虛懸我
皇上特差大臣逐一淸查仰見
聖明無微不照臣仰蒙
聖恩以微賤之身委任封疆之重敢不竭盡駑駘淸除

積獘厚恤民生以仰副

皇恩於萬一謹

奏

勉爲之經此一番淸楚之後爾將來大爲省力獲免無限處分假若遲愚昧之見沽一時虛譽稍爲優柔瞻顧則朕此番徹底淸理之舉殊爲可惜也竭力勉爲之

同日又

奏爲奏

聞事竊臣查得閩省舊例每月俱有土產食物差家人

進貢如有應奏摺子即同進貢摺子併裝一匣恒

到
宮門呈進臣任坐糧廳及布政使俱奉
聖旨如有奏摺交怡親王轉進
內廷欽遵已久今臣查閩省進貢物件不便摺子與
貢物兩處呈進臣再四思維謹將
奏摺同貢物逕至
宮門呈進爲此奏
聞伏冀
皇上睿鑒謹
奏

自然應如是進呈向因汝係兩司之任故命怡親王代
汝轉奏今已用汝為撫臣自當照衆例行也

雍正五年九月二十六日福建巡撫臣常賚謹
奏為奏
聞事竊臣到閩以來訪聞多有好勇鬬狠慣習拳棒一
朝之忿遂起釁端兼有倚勢逞兇以強陵弱以及
衙蠹訟師巧於舞弊架詞興訟魚肉鄉民者種種
不法各府皆有而漳泉為甚臣現出示曉諭兼密
行訪拏一有不法之類分別輕重嚴加懲治應具
本者臣當恭疏

題叅應摺奏者臣當繕摺奏
聞務使澆漓刁悍之風漸漸遷改以慰我
皇上移風易俗之至意謹
奏
酌中合宜次第施為不必專務章奏空言惟當實力行之
同日又
奏為奏
聞事欽惟我
皇上念切民依於各省雨暘情形收成分數時廑

聖懷臣叨
恩撫閩自廣東赴任所歷漳泉興福四府一路見晚稻
秀實沿途父老子弟皆懽欣踴躍共慶有秋詢其
收成約計七八分不等咸稱感沐
皇上愛養以致雨暘時若獲此豐亨等語此皆臣所親
見其延建汀邵上四府臣遣人遍查皆有八九分
收穫較福州等四府尤爲豐稔仰見我
皇上憂勤宵旰深宮虔禱故能感召
天和錫民祉福俟禾稼登場完畢之日另行具
奏外恐厪

聖懷合先奏
聞謹
奏
覽
一切奏聞只宜據實上達似此粉飾諛詞欺詐虛文有
何益處
同日又
奏爲恭繳
硃批感謝
聖訓事竊臣齎摺家人回閩捧到

硃批臣恭設香案望

闕謝

恩訖跪讀

聖諭嘗

皇上飭臣與楊文乾和衷辦理又許臣清勤誠臣寬縱

皇上訓勉策勵周詳曲盡不啻覆載生成竊思臣於前

歲除授廣東布政使時於

養心殿跪聆

聖訓煌煌

諭旨銘刻於心無時敢忘況臣幼蒙

皇上豢養今復荷
天恩委以封疆重任在臣之心只知有我
聖主一人至內外臣工臣何敢復存瞻顧之念但臣在
藩司任內因初膺外職循分守巳旣不敢隨聲附
和亦不敢創立主見是以臣未嘗稍有沽譽之心
而人多有以臣爲和平寬厚者臣捧讀
諭旨惶悚無措竊思臣之官
皇上授之臣之身
皇上養之臣不思仰報
主恩反欲市名沽譽於悠悠泛泛之人是屬何心臣雖

愚昧斷斷不肯爲此今又蒙

聖主隆恩諄諄訓諭臣惟有益加勉勵實力察查務必

皇上將從前積弊盡行發露庶不負

皇上委任之深恩教養之大德也爲此激切陳

奏伏乞

睿鑒謹

奏

浩寬厚和平之處譽其過尚不若再加以朋比欺隱則罪不可逭也

雍正五年十月二十五日福建巡撫臣常賚謹

奏爲遵
旨覆奏仰祈
睿鑒事竊粵海關稅一項欽奉
硃批據奏楊文乾所獲之利即此四萬三千之數抑或
係先言二十餘萬之數殊未明晰除此洋行貿易之
外楊文乾更有見小漁利處否據實奏聞不得隨意
增減欽此伏思臣之一身生自微賤並無親族依倚
維持且賦性魯鈍不諳時務仰蒙
皇上天恩豢養訓誡時加兩年之間
擢臣巡撫委以封疆重任臣即捐糜頂踵不足仰報萬

一若臣有見聞不行據實陳
奏敢稍爲增減以欺
聖主實爲天地之所不容矣謹詳細陳之查粵海關稅
定額四萬兩有零雍正四年據楊文乾報稱連溢
羨共九萬餘兩臣細加查訪實有十五萬兩夷人
帶來銀內每兩抽銀三分九釐計得銀二萬餘兩
再紅黃顏色紬緞例禁出洋楊文乾令其置買每
緞一疋得銀七錢線紬五錢紬疋及線每觔得銀
四錢約計得銀萬兩又洋船所載多半皆屬番銀
於起船時勿論其是否置貨先以每兩加一抽分

得銀四萬三千兩此係楊文乾例外之求復以進
上爲名洋船開時揀選奇巧物件統歸署內並不發價
專行代償約計銀二萬餘兩又將銀一萬九千兩
作銀二萬交鹽商生利每年取利銀七千二百兩
再查專行數家內有推病者有遠避者葢楊文乾
進京時傳各行吩咐今年計於八月回粵夷人帶
來銀兩不能細查總以洋船所置貨物湖絲一擔
扣銀二十兩茶葉扣銀五兩磁器等貨扣銀二兩
按擔計銀回時彙繳此楊文乾之見小漁利處也
至入言湖廣漢口山東東昌各有生業雖傳聞不

啻一日但未確訪的實不敢妄奏伏惟

睿鑒謹

奏

從來操守二字實難得其人奈何三人行必有我師汝見此尤當於廉之一字加勉況利者實係無益有害之物人皆知之而皆看不透亦大奇事汝等彼此將類斯等事毫不欺隱俾朕咸得知悉應教者教應戒者戒應罪者罪則孰敢爲非也在楊文乾自以爲不關國計民生設法巧取而名實兼收殊不知人之耳目如何能欺正所謂弄巧成拙若不改悔立見名實俱敗耳所以天

下事並無巧法惟有盡己之誠以聽
天而已餘無良策也勉之戒之

同日又

奏為奏
聞事竊照閩省倉儲准楊文乾許容會同將所帶委官
分頭盤查今限期將屆據結報清者未及十分之
六有以先委未經交盤而輾轉接盤者有以穀色
平常呈樣申請者有以不足礱米彼此牽混者有
以貯價未買諉之前任者已同楊文乾飭其兩穀
一米總須潔淨乾圓務期實在不許絲毫徇隱但

怠玩成風又經臣將南安令吳彥遵會𠫭至
欽命會審事件查有本案虧缺者俟其盤查清結赴審
有非本案內事及有親丁代盤不必本員面同者
現各差員嚴提質審和衷辦理依限完結以仰副
皇上委任之恩謹
奏
務以一勞永逸爲期不可絲毫將就草率完結也
同日又
奏爲奏
聞事竊臣於到閩以後已將途中所見禾稻情形奏明

茲屆收成之後臣復檄查據各屬陸續申報到臣
福州府屬收成有八分九分米價每石一兩二分
至一兩四錢不等興化府屬收成有八分米價每
石一兩二錢三分至一兩四錢不等泉州府屬收
成有七分米價每石一兩五錢至一兩八錢不等
漳州府屬收成有六七分不等米價每石一兩三
四錢至一兩九錢不等延平府屬收成有八九分
不等米價每石一兩一錢八分至一兩四錢不等
建寧府屬收成有八九分不等米價每石八錢二
分至一兩一錢不等邵武府屬收成有八九分不

等米價每石九錢至一兩一錢不等汀州府屬收成有七八分不等米價每石一兩二錢至一兩八錢不等福寧州屬收成有八分米價每石一兩至一兩四錢不等臺灣府屬收成有九分以外米價每石一兩一錢八分至一兩四錢不等以上收成分數雖多寡不齊米價較春夏已大平減民間樂有粒食無不仰頌

皇上覆育深仁臣謹具摺奏

聞謹

奏

但能以誠敬格
天公忠理事自然時和年豐民安物阜此理分毫不爽爾
等封疆大吏所關甚鉅欽哉毋忽

同日又

奏爲酌更水師營員補用之法以除刁悍積習事竊
閩省所屬福興泉漳等府地處海濱所有沿海口
岸在在均須防禦如五寨三遊海壇金門廈門以
至南澳各設重兵相爲掎角又復勤加巡緝然後
可保無虞查水師營員例用閩人緣出洋巡哨風
信靡常必熟諳水性之員方能隨宜調度有裨海

防但相沿日久上下盤踞其子弟親屬中不肖之
徒往往抗糧健訟暴横鄉曲地方有司率多因循
姑息希圖省事小民無可告訴遂糾集族姓結爲
黨羽遇有事故或聚衆鬬毆或聯名告訐因而藐
視上官罔知法紀此閩省刁悍之風所由來也臣
莅任以後密訪嚴拏擇其惡跡昭著者懲一警百
以挽頹風第沿海一帶營汛自閩至粵千有餘里
凡屬營弁俱係閩人各有田畝產業回互占據聲
氣相通其間作姦犯科之事一時稽查難周必得
武職大員實心整頓盡力約束方能使之安分守

法臣請嗣後提鎭以下叅遊以上等官遇有員缺
不必定用閩人伏懇
皇上於漢軍及他省漢人中擇其年力精壯可以學習
水師者間爲補用庶整飭彈壓不至有狥情袒護
之弊而所轄弁兵知所畏懼刁悍之風自可漸息
矣臣愚見所及謹據實陳奏是否有當伏祈
皇上睿裁謹
奏
閩省武弁黨比之習朕所悉知似爾此議奏朕者亦頗
多果於他省弁員中得有諳練之人自應間補但得人

甚難若庸碌不職之輩更不如本處人尚相安於無事也況通省人亦未有合一之理於中必有各立門戶者或有彼此猜忌而不相和者全在爾等大吏通權達變隨事設法以警戒之解散之時時留心訪察以防範之最要者身先之以公忠體國徐開導以義利大誼必費一番苦心用一番實力漸次教化方能移易其積俗若捨本而務末不過止更換數名不蓬海洋之武夫欲望振刷頹風朕恐不但無益而更有損也陸路從來酌量更調而用水師須當照例在閩歷任大員屢經摺奏朕思若果督撫得人寧不能感化此數十員武弁耶悉如

高其倬毛文銓惟名是務滿保黃國材惟利是圖之輩
便將通省武弁全易他省之人亦復何益萬一海洋有
警復招致本省之人令其戮力報國恐未必傾心用命
也況更調亦只可從副叅以上副叅者乃微弁所望上
進之地現在水師者既不能望陞他省偏裨又不得推
陞本省將官則無階可上矣恐其心志一灰無恥之事
何所不為未必新調一二他省之大員即能撫綏駕馭
也故朕謂務末不如端本端本之道在爾等督撫公忠
清慎以身為之表率而後可爾將此諭與楊文乾高其
倬看密之密之楊文乾若已回粵則已

若皆似鄂爾泰田文鏡此等督臣斷無不能化導本省
之人而求之於他省調員代爲整理也朕實愧之不得
其人奈何奈何

雍正五年十一月十七日福建巡撫臣常賚謹
奏爲恭繳
硃批奏摺事竊臣蒙
皇上發到毛文銓奏摺六件欽奉
硃批毛文銓所奏一派欺詐固不可信然或有可採處
亦未可知發來汝酌量欽此臣思臣子事君貴誠以
隱瞞心昧己厚顏朕看汝竟似信
敬舍此卽爲不忠不忠則欺欺君卽所以欺

天矣隨將摺內事宜細加體訪除恭繳

不及

天地神明誠若此則汝之福盡矣慎之慎之

硃批雨水收成米價三摺無可置議外如催徵錢糧現有成例或有抗欠責在有司即使如限全完亦督催經徵職所應為今繕摺陳奏似近塞責至姦徒不法立限巡查乃屬營官職守今時際昇平即有盜竊何難捕治宜明目張膽整肅軍威使知所畏而不敢犯所奏暗帶軍器改扮衣裝殊於巡防無益今臣咨會督臣通行陸路武職立牌分界會哨巡查遇有匪類即行拏解但不許隱諱揑飾藉端騷擾違者叅處再臺灣蠻戶即係內地米行向皆

沿海居住以往來糴糶多由海運易於起載攬裝
若遷置府城則買賣反多脚價與民無益似應聽
其照舊開張但增減米價實屬病民應嚴飭價值
隨時倘隨意高昂立拏重處庶業戶得免遷徙米
價不至昂貴事屬兩便臣謹據愚見議覆是否有
當伏候
皇上指示謹將原摺六件一併
奏繳謹
奏
所議亦不過紙上虛文耳

雍正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福建巡撫臣常賚謹
奏爲奏
聞事臣奉
命撫閩以來凡見文武官弁無不諄諄飭諭令其嚴禁
刁風力加約束詎閩省積習兵丁驕悍不惟陵虐
良民兼且抗拒官法今訪有泉州府民人王貫買
民人黃武兄弟之田已經三載突有提標前營兵
丁黃宇昌認爲伊祖佃業率衆搶割王貫會同甲
鄰扭獲稟送晉江縣該縣訊係不法未便責治兵
丁將餘丁黃佛枷責縣前突有兵丁數十人蜂擁

到縣將黃佛連柳搶去乃該縣只報提督並不通

詳臣訪聞之下不勝駭異立將縱兵抗法之提標

遊擊傅爲宿及畏縮因循不行通詳之晉江縣知

縣蘇本潔特疏

題叅外理合先行奏

聞謹

奏

屢屢奏稱刁風爾等職任原係戢暴安良宣布風化若

言刁風難治豈欲求朕在福建代爾等整飭之耶

同日又

奏爲感沐
聖恩恭陳謝悃事臣於十一月十九日接到部文內係
怡親王暨大學士張廷玉遵
旨寄信示臣欽奉
上諭嚴切臣捧讀之下不勝惶悚竊思臣荷蒙
皇上天恩委任封疆大吏因賦質愚昧屢滋過愆兹奉
天語飭知臣敢不敬佈微忱據實陳
聞
奏竊臣署廣東巡撫印務任內從化山中有擄去採
辦木料人一案龍門營有盜聚同謀刦去七子汎
器械一案電白縣有盜賊四十餘人行刦二案種

種不法臣於文到之日即嚴飭緝拏但此三案因
疎防限期未屆俱未題參亦未奏
聞此臣疎忽之罪至於賊衆千有餘人一日連刦二十
七家臣即昏憒無聞如高州鎮等職所專司而亦
安然膜置耶此言事者故欲張大其辭以重臣罪
至將軍營兵窩盜一案係署廣州府胡恂寓所被
竊後於故衣舖內認出原失衣服訊問故衣舖人
供稱將軍標下兵丁賣與我當票贖出來的臣委
理事同知審理因未審解臣即赴閩至於失去
奏匣匙鑰一事臣因署理巡撫印務移住城外總督

舊行署內於三月二十夜被竊去木匣一箇內有
小匣裝盛
奏匣匙鑰兼有衣服數件彼時臣隨欲摺
奏因羞愧恐懼交集於心竊擬將來獲
陛見時面
奏乞
宥或免重罪此因臣疎忽昏憒竟涉於串通欺隱罪實
難辭伏祈
果能時常自新復有何說
皇上天恩恕臣愚昧容臣自新自此謹遵
聖教事無大小逐件奏

聞臣何敢有心欺隱顯負
聖恩自干罪戾也臣不勝惶恐戰慄之至謹
奏
汝竟忍於欺朕餘者更不必言朕觀汝光景又是一無用之物矣
雍正六年正月初八日福建巡撫臣常賚謹
奏爲奏
聞事竊惟制錢所以便民而黄銅爲鑄錢必需之物我
皇上洞鑒姦民燬錢爲器之弊禁止擅用黄銅飭直隸
各省城設局委官發價收買臣恪遵

諭旨一體嚴禁恐有仍行制造銅器之姦民又委員不
時巡查已飭布政司發庫銀一千五百兩遴委福
州府通判專管收買銅器於省城設局飭令估看
成色照依部價隨到隨買復慮外府若不一體收
買猶有藏匿之銅器是以同督臣高其倬酌議飭
司每府各發銀五百兩著各該府委員一體收買
去後續接部文議令拖欠舊糧之花戶准其繳銅
抵算錢糧奏
旨允行到臣遵即轉行各屬在案惟思銅器比戶皆有
而拖欠舊糧之家無幾恐未能遍收民間之銅器

除遵照部文舊糧准其繳銅抵算外合將發銀收
買緣由具摺
奏明謹
奏
第一嚴禁燬錢私鑄爲要收銅猶爲次之今已調汝撫
滇此事亦與汝無涉矣滇省之銅不須禁者汝到滇一
一聽從鄂爾泰而行不必自立意見
同日又
奏爲奏
聞事竊照洋船出海一案經督臣高其倬

題明取各商原籍族隣保結地方官加具印結造冊
申報給照開行等因奉
旨允行欽遵出示曉諭取結去後今各商船貨俱集而
原籍地方官印結竟無送到雖現在飛檄催取惟
查出洋風信止在正月以內過此則風勢不順難
以出洋但各商屆此風信之期尚無取到印結本
年出洋之期必至遲誤理合先行奏
聞謹
奏
覽誤亦係彼自誤與汝等何涉

雍正六年二月初十日福建巡撫臣常賚謹
奏爲奏
聞官役侵蝕捏稱民欠事竊查閩省倉庫不清蒙
皇上命廣東撫臣楊文乾等與臣會同清理業將通省
虛實官虧民欠各項查明恭疏會
題在案茲據漳浦縣知縣于翰翊詳稱自康熙五十
八年至雍正二年交盤冊開民欠共一千八百五
十五兩零並無串根紅簿訊之經承係前任知縣
汪紳文燒燬等語又據署閩縣州同李芬禀稱查
出康熙六十年至雍正元年前任知縣于翰翊任

內吏役侵收銀八十九兩零又自元年至五年前
任知縣于沛任內吏役侵收銀七百三十六兩零
各到臣隨飛飭嚴審擬追將前任漳浦縣知縣汪
紳文郭以治馮紹立及前任閩縣知縣于翰翊于
沛等員業經列疏
題參臣查閩省吏役狡詐百出而從前各官亦皆因
循玩忽不能覺察臣恐各縣尚有此弊現在飛飭
嚴查臣斷不敢少爲回護自干罪戾除另疏糾參
外合再詳細繕摺奏
聞謹

奏

似此已題案件何必又多一番煩瀆此皆居心不實根本處差謬遂至顛倒重複故有此不應奏而奏之舉且必有應奏而隱匿不奏之事此自然之理也

雍正六年二月二十日福建巡撫今調雲南巡撫

臣常賚謹

奏爲恭繳

硃批事竊臣家人賫捧

硃批奏摺回閩內有臣奏請調用水師營員一摺蒙

皇上詳細批示到臣臣跪讀之下頓開愚昧仰見

既自知識見淺陋身為封疆大吏似此大有干係之事若無真知灼見可任意妄言耶及至詞窮以頓開愚昧四字遂可搪塞耶可謂荒唐之極高其倬以為何如

睿慮周詳無微不到實非臣下淺陋之識所能窺測除廣東撫臣楊文乾已於歲內起程外遵

旨與督臣高其倬密看一體欽遵合將奉到

硃批恭繳謹

奏

覽

同日又

奏為恭謝

天恩懇求

陛見事竊臣自幼侍從

皇上受數十年
教養之恩復蒙不次擢用四年之內委任封疆乃臣愚
昧昏憒到閩以來未能少起頹風有負
委用深恩咎實難逭仰蒙
聖恩不卽罷斥復調撫雲南跪讀
聖諭之下感激惶愧無地自容伏念臣才識短淺滇省
地係巖疆若得仰請
聖訓知所遵循俾竭蹶辦公或可少免舛誤且臣未獲
瞻仰
天顏已逾四載戀

主蟻忱刻不能忘仰懇
皇上格外垂慈容臣於朱綱到閩後兼程赴
闕面聆
聖訓庶犬馬下情得以稍遂矣除另疏恭
奏外謹再繕摺
奏請伏乞
皇上恩准施行謹
奏
朕教導汝已二十餘年不能遵奉更有何教導處汝於
根本上不能見真守定徒務枝節便訓誨汝千言萬語

何益之有況滇撫之命不過令汝循分供職鄂爾泰非高其倬庸懦詐偽之輩可比汝到滇相見自知見朕不如學伊之居心行事汝若能效法得三二分從此感發愧羡立志做此等人一生用之不盡至於滇省一切事宜朕全賴鄂爾泰經理奏達更無可諭汝者俟朱綱到閩速往赴任可也

雍正六年三月二十二日福建巡撫今調雲南巡撫臣常賚謹

奏為奏

聞事竊照閩省山海交錯田畝無多即當豐歲猶藉二

麥油菜接濟今因晴雨得時民間菜麥可必十分
豐收現在米價每石銀一兩三四錢地方安靜人
民樂業爲此奏
聞謹
奏
覽奏深慰朕懷
同日又
奏爲奏陳各官賢否仰冀
睿鑒事竊臣奉
命撫閩已經半載有餘謹將聞見所及地方各官賢否

爲

皇上陳之總督高其倬持躬以謹馭下以和誠如

實好

此不過迎合之論

聖明洞鑒今雖加意整飭兵民猶不知畏將軍蔡良紀

朕意尚欲調用廣東猶未酌定

是

律嚴明兵民安靜都統阿爾賽強幹視事勤慎持

躬提督藍廷珍水師熟諳調遣有方惟籍隸閩省

此人只此利之一字打不開

從前親友於洋船行店不免爭利自奉拏丁士傑

從前歲陛見之後即大收斂矣

原好

後大加收斂學政程元章秉公試士實意衡文臬

據所論是巧宦也

司喬學尹守淸行篤奉職亦勤第賦質忠厚毫無

朕記得此人還好

威嚴似於該職未協糧道李玉鋐年老性迂事多

平常人也

竭蹶解任鹽驛道陳豫朋性躭安逸遇事因循誠

如
伊能如此亦爲不玷厥職
聖諭不堪其任現任驛鹽道伊拉齊謹飭持躬黽勉從
矣但不知日久何如此人秉性少偏少
事祇於諸務未盡諳練與泉道張廷枚居心廉潔
年人似可有望斯係伊所能者
敢於有爲且不畏強禦屬吏知儆海疆重地實稱
誠好乃係上等好者
得人福州府知府楊弘緒年壯力強辦事果敢堪
朕殊不深知
膺首郡之任與化府知府沈起元視事明敏廉靜
果然好大有力量此人若肯行正路將來是一大人物
自持漳州府知府潘體豐才長識敏疾惡如仇到
任及今地方爲之一變此外各郡縣或到任未久
或屬調任除訪有劣蹟特疏糾衆外謹將各員賢
否據實奏

聞伏乞

睿鑒謹

奏

所論皆不甚差然亦只可言其已往何能保其將來也

同日又

奏爲恭繳

硃批叩請

陛見事竊臣一介庸愚荷蒙

皇上隆恩內外大小臣工受

恩戴德未有如臣之至深且渥者臣自莅外任以來事

無大小遵奉
聖訓不敢狥私不敢疎忽雖識淺才庸動多未諳而忠
君報主之忱不敢少有或忘乃於去年春間署理
廣東巡撫印務搬移衙署時將
恩賜奏摺鎖匙被竊一時慮罪匿情未經啓
奏今蒙
莫謂朕止知此一事之欺隱似此只管欺隱去看朕徐徐悉能聽聞與否
皇上鑒察欺飾之罪誠不可逭仰蒙
賜以罷斥立加
國典臣又何辭乃荷
恩垂格外

嚴批示儆予臣自新
高天厚地之恩實有莫可名言者矣再臣蒙
皇上矜憐愚昧因博爾多等獲罪
恩賜教訓臣具摺奏繳
硃批誓矢一誠無欺無隱竊念臣自奉職及今從未敢
有知而不言言而不盡者如果不顧臉面瞞心昧
己上負
聖主之洪恩下類博爾多等之欺詐卽使
國法或逃定爲
人人皆如此說卽博爾多亦曾如是陳奏惟佛喜所奏
天地神明所不宥也茲臣復蒙

更為懇摯欲朕聽信此等空言莫希冀也惟見之行事與朕看

皇上鑒宥調撫雲南已經摺請

陛見自應伏候

聖旨奚敢復行瀆奏但臣自離

闕廷已逾四載戀

主之心時形寤寐查赴滇程途由福建路出江西由江西進京由京往滇道途不甚迂折遷延僅止月餘於地方事務不至遲誤伏乞

皇上俯憐下忱

恩准

誠屬煩瀆前諭甚明何又多此一奏

陛見庶依戀之私得以少伸邊方要畧得所遵循矣臣

不勝悚惕望
恩之至謹
奏
覽
雍正六年四月十二日福建巡撫令調雲南巡撫
臣常賚謹
奏為奏
聞事竊照閩省二麥油菜豐收以及米價情形已經摺
奏二十二十一日連得雨澤近省之南臺地處窪下
更與建灘接連水勢驟長民間新插秧苖間被水

淹臣卽出城閱視併專差四處查看據云四野田
疇盡皆霑足低處亦無水溢禾苗遍插無遺卽南
臺水淹之處一晝夜水卽消退禾苗無損目下米
價每石一兩二三錢人民樂業地方安靜誠恐上
廑
聖懷所有水發水退情形合再奏
聞謹
奏
汝將此等事頻奏之意希朕信汝大小事無欺無隱大
錯矣看來又有自作孽之光景發露奈何奈何

硃批高成齡奏摺

雍正二年六月初八日山西布政使臣高成齡謹

奏爲敬陳末議事臣近閱邸抄見内閣交出請禁提

解火耗之條奏臣竊不能無議伏思直省錢糧正

供之外向有耗羨雖多寡不同皆係州縣入已但

百姓旣以奉公卽屬

朝廷之財賦賞

皇上體恤羣臣通院司道府而酌盈劑虛以補其常俸

之不足俾大小臣工溥徧均沾其法至善今如條

奏所云竟以耗羨爲州縣應得之物上司不宜提

解殊不知耗羨與節禮原屬相因上司不提解耗羨屬官必呈送節禮夫下屬既送節禮以取悅上司則有所恃而生其挾制必至肆行無忌上司即有所聞亦礙於情面狥隱不言損名節敗官常朘民膏虧
國帑實由於此若禁止餽遺一概不許收受其不肖上司必將尋隙勒詐別生事端恣其無饜之求即有淡薄自甘者思欲屏絶餽遺而上司衙門別無養廉枵腹辦事勢實難行故臣愚以爲州縣耗羨銀兩自當提解司庫聽憑大吏酌量分給均得養

廉洵天理人情之至也況耗羨提解於上則通省
遇有不得已之公費卽可支應而不分派州縣上
司旣不分派則州縣無由借端科索里甲是提解
耗羨亦可禁絕私派豈非因時制宜之要務乎再
閱條議謂提解火耗定限每兩若干不得寓撫字
於催科等語如山西一省現將州縣火耗逐一詳
查酌減較之昔日已減大半若不限以一定之數
不肖州縣反得任意多徵今旣固封糧櫃又較定
分數州縣不能入已誰肯多徵是提解耗羨卽禁
止濫加亦撫字之一法也又謂公取分撥非大臣

鼓勵屬員之道殊不知上司即清慎禔躬亦必有
請幕賓養家口之費與其暗收餽遺常懷貪黷之
懼何如明分養廉共拜
聖主之賜且既不受餽遺則亦無所瞻狥廉者薦之貪
者劾之未必非砥礪廉隅之道也至以羨餘賠補
虧空如前任巡撫有彼此通融之處則無辜者為
人賠墊虧空者事外優游實非情理之平今撫臣
諾岷將每年存貯耗羨銀二十萬兩留補無著虧
空之處先經
奏明一遇虧空之員即照例叅革離任先於任所原

籍搜查衣物產業令其自行賠補如果家產盡絶
逾限不完將本犯正法之後方以留貯耗銀補其
虧項仍將補過某人虧空銀兩數目造冊
題報旣無絲毫假借又無分釐染指何至有假捏虧
皇上空希圖幫銀如從前之弊竇乎惟是有治人無治
法倘或上司不肖借名提解自便其私如條議所
慮亦未可定臣請
皇上敕下直省督撫俱如山西撫臣諾岷所奏將通省
一年所得耗銀約計數目先行
奏明歲底將給發養廉支應公費留補虧空若干之

奏處一具摺陳
奏則
電照之下誰敢侵吞總之耗羨非州縣之己資應聽分
撥於大吏提解乃安全之善策實非爲厲於屬員
如果臣言可採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謹
奏

總理事務王大臣會同九卿詹事科道平心靜氣虛公
執正確議具奏若有懷挾私意以及任性尚氣淆亂是
非者則於此一事必有一二獲罪之人也須各出己見

明白指陳利弊毋稍游移倘不能畫一定議兩議三議皆可劉燦仍著入班與議

雍正二年九月十四日山西布政使臣高成齡謹

奏恭請

皇上萬安

朕安閱爾條奏耗羡一事甚屬可嘉又條奏教官一事前此雖經有人言過不如爾奏之詳悉透徹俱經交廷臣會議矣

同日又

奏爲請將丁銀歸入地糧以便徵收以均苦樂事竊

惟

國家正供首重地丁錢糧地糧則計畝徵收丁銀則按戸完納但地畝之生息有常而戸口之貧富不等所以地糧易納丁銀難徵況富室田連阡陌竟少丁差貧民無地立錐反多徭役以致丁倒累戸

此等不雅馴之語題本中俱當刪去

戸倒累甲甲倒累里晉省俗例相沿已久在民則有苦樂不均之歎在官則有徵收不力之叅官民交累法宜變通伏思我

皇上留心民瘼每事諮詢臣職司錢糧旣知丁徭苦累敢不殫心籌畫查山西通省民屯田地共額徵銀

二百三十二萬六千四百六十五兩零民屯丁徭共額徵銀六十五萬一千六百八十五兩零請照直隸新定之例通盤合算將通省地糧之內約計應納地糧一兩者隨辦丁銀二錢八分一毫零如此則有糧者始有丁有丁者即有糧一轉移之間民累可以豁免
國課不致逋欠矣至編審原爲定例五年仍一舉行清造版籍推收錢糧以備稽查其舊存之丁與滋生之丁俱永不加賦如此則丁隨產辦苦樂既均徵輸亦易杜弊省煩實爲妥便如果臣言可採伏

乞
敕部議覆施行謹
奏
此諭甚好現令山東地方朕亦諭令運行爾與撫臣商
妥具本奏來疏內將直隸行有成效之處引入可也
雍正二年十二月初九日山西布政使臣高成齡
謹
奏爲恭謝
天恩事臣於本年十二月初六日奉巡撫行准部咨內
開山西巡撫諾岷

奏爲微臣患病叩乞
恩賜協辦一疏奉
旨山西巡撫事務著高成齡協辦該部知道等因行文
到臣臣聞
命自天感懼交集隨欽遵於初七日爲始朝夕赴巡撫
衙門協同辦理惟竭盡駑駘之力稍報
聖主知遇之恩於萬一伏查巡撫諾岷係染痰火之證
左手左足不能動履惟幸秉質健壯可望痊愈俟
調養何如臣再繕摺奏
聞謹

聞奏

知道了晉省聞已得雪爲何未經奏報

雍正三年二月初八日山西布政使臣高成齡謹

奏爲奏明雍正元年耗羨銀兩事伏查晉省州縣徵收錢糧火耗每正項一兩竟加耗三四錢雍正元年五月十三日撫臣諾岷到任後仰體

皇上軫念民瘼至意酌議裁減止以加二爲率通省耗銀約計五十萬兩經撫臣奏明除應給各官養廉並通省公費等項需銀三十萬兩外扣存銀二十萬兩彌補無著虧空統俟收齊耗銀之日將收除

實在數目造冊奏
聞等因遵照在案今查雍正元年分按各州縣收耗實數共銀四十九萬五千六十八兩零內除叅革各官虧空未解耗銀五萬三千五百一十九兩零現在行追民欠未完耗銀一萬四百五十兩零外實收耗銀四十三萬一千九十八兩零內扣存司庫彌補虧空銀二十萬兩給發過各官養廉共銀一十一萬五百一十三兩零給發各州縣雜項繁費并傾銷脚費以及
御塘馬匹加增草料共銀二萬一千二百四十二兩零

又通省公費共銀七萬一千一百兩零尚餘剩銀
二萬七千五百四十一兩零臣謹造冊進呈
御覽至扣存銀二十萬兩應補何員何項虧空之處俟
參革各官審明定案追變無著之後奏請抵補再
各官養廉因本年耗銀有參革各員虧空不敷經
前署司田文鏡與撫臣議定俱以撫臣諾岷五月
十二日到任清查之後算給合併聲明謹
奏
此事爾與新撫臣伊都立商酌行之
同日又

皇
奏為奏明事竊照晉省火耗經撫臣諾岷奏請提解
以為通省公費各官養廉及彌補虧空之用實屬
正大公平但恐日久弊生或不肖上司借以自便
任意侵吞亦未可定是以臣請每於歲底將用過
數目一一具摺報銷在案查雍正元年正項錢糧
因各官虧空牽扯葛藤必須徹底清查先經撫臣
奏明寬限今已逐一查明於雍正三年二月初六
日奏報訖其元年火耗銀兩臣亦查明另行造冊
摺奏外嗣後各年正項錢糧俱按例限奏銷其該
年火耗亦即於奏銷正項之日將用過及存貯並

未完數目一一具摺奏報無庸遲滯滋弊庶公務
旣完侵吞自無矣相應再爲
奏明謹
奏
覽奏已悉倘遇不肖上司豈此一摺奏報遂能止其侵
吞耶凡事總在實行不在虛言勉之
雍正三年四月二十八日山西布政使臣高成齡
謹
奏爲敬陳末議事竊臣一介庸愚蒙
皇上知遇殊恩夙夜兢兢凡有關於錢糧一事靡不悉

心籌畫臣見山東撫臣陳世倌條陳有州縣錢糧先解巡撫衙門抽鞘驗兌等語竊不能無議焉巡撫乃封疆大臣總理通省刑名錢穀事極繁重而州縣之起解錢糧者每日必有數起或多至數十起若逐處抽鞘驗兌恐亦不勝其煩且巡撫衙門乃關防重地啓閉各有其時州縣解到錢糧勢不能隨到隨卽彈驗多一番守候卽多一番盤費況巡撫衙門非若藩司有內庫外庫今將盈千纍萬之銀委置於封鎖衙門之外倘有疎虞誰任其咎種種大有未便在條奏之意原恐不肖州縣赴司

兌銀有短少至數十兩數百兩者有止將空批掛發全無銀兩交兌者亦有布政司扣抵别項竟不將批繳院遞發者思欲預防其弊殊不知掛批繳批發批巡撫衙門自有號簿稽查設布政司與州縣各官上下扶同通融掩飾恐非一彈驗之法即可杜絶其弊也此巡撫驗鞘之說臣再四思維毫無禆益徒滋煩擾故不揣昌昧奏請

聖裁如或臣言可採伏乞

皇上特頒諭旨免解巡撫衙門彈驗實於錢糧有益謹

奏

此事朕如何特頒諭旨令其免解前於陳世倌條奏時
朕亦未降特旨命各省通行所以數省有言不便者並
未強其遵奉也既云種種不便爾等於彼時爲何不分
析敷陳而含糊照行今欲復行改易亦須檢舉錯悞具
疏題明方可議改朕豈可代爾等任屢屢更張之咎耶

雍正三年十月初四日山西布政使臣高成齡謹
奏爲奏明事竊臣備查晉省各官虧空尚有無著銀
九十餘萬兩內除叅革大同府知府欒廷芳贓私
銀三十三萬兩零原非正項錢糧應嚴追賠還無
庸代爲彌補外實止無著虧空銀六十餘萬兩查

通省耗羡自雍正元年至三年每年扣存銀二十萬兩三年內共應扣存耗銀六十萬兩足以抵補其作何彌補之法及遵奉

上諭虧空清理火耗亦可漸減之處應聽撫臣酌議

奏請

聖裁緣臣兩年不獲瞻覲

天顏依戀之私與日俱深爲此繕摺恭請

皇上萬安伏乞

睿鑒謹

奏

無事往返徒然僕僕於道路耳況爾已於前歲見朕係朕所知之人何必又爲入覲之請耶

雍正四年四月十六日山西布政使臣高成齡謹奏爲奏

聞事竊照山西督臣伊都立進京謁

皇上特恩令臣署理印務地方諸事理應據實奏

聞今有大同鎮總兵官王以謙患病先經督臣伊都立風聞即諭令大同府知府許惟訥確訪今據該府稟報鎮臣王以謙係正月二十八日中風近覺少愈尚須兩人扶掖而行猶未能出堂視事等語臣

恩總兵官係地方大員關係緊要今經患病相應
具摺奏
聞謹
奏
奏聞甚是病後扶掖猶能步履何妨但不知心中明白
神氣清楚否詢明再奏以聞
雍正四年五月二十日山西布政使臣高成齡謹
奏爲奏
聞事竊照山西地方入夏以來屢獲甘霖到處普遍據
各屬申報二麥秀發豐收可必因天氣較往歲稍

涼收割畧遲是以各屬尚未報有收成分數臣已

分檄行查俟到日即當具

奏惟霍州黎城潞城武鄉等四州縣於五月初六初

從來冰雹為災不過一路不至寬廣朕意即此數十村

七初九等日忽遭冰雹打傷麥苗數十村莊臣據

之禾苗亦未必盡皆損壞當加確查過災重者加意撫

報即委員攜帶銀兩分途前往會同各該地方官

恤毋致失所

確查賑濟並借給倉穀飭令及時補種秋禾勿致

失所臣查山西地方所患惟在旱荒今雨水充足

通省成熟雖有幾處雹傷可以無煩

聖慮但事關地方被災臣不敢壅於上

聞為此繕摺謹

奏

地方上之成熟及災傷情形只管據實奏聞朕自能通盤折準知其分數之多寡

雍正四年十一月十四日山西布政使臣高成齡

謹

奏爲請運制錢以便軍民事竊惟錢文原爲民間日

用必需我

皇上軫念民依於制錢一事時頒

上諭嚴查私燬禁止私錢復收買廢銅以資鼓鑄臣職

司錢穀留心稽查晉省換錢一貫內雍正通寶錢

僅二三十文查山西省距京師不過千有餘里而
錢之行於山西者甚少總因脚價繁重商賈難於
販運此所以未能流通也制錢不流通則錢價必
貴今山西嚴禁私錢之後每銀一兩僅易錢九百
文上下不等錢價日昂則升米尺布其價暗增實
不便於窮民臣不揣冒昧敬酌一流通制錢之法
爲我
皇上陳之查山西每年約需兵餉銀八十萬兩有奇請
自雍正五年爲始將山西兵餉以銀八錢二搭放
每年計需錢一十六萬貫於春秋二季撫臣給咨

差員預先赴部請領到晉分寄布政司及散餉各道府庫內每錢一貫作銀一兩應領兵餉二兩者止給銀八錢搭錢二百文扣存錢價銀一十六萬兩歲底報明戶部聽候撥用不數年間將見制錢充裕則錢價自平兵民均有利益再查搬運制錢係充兵餉應請照解送餉銀之例頒給勘合由驛遞陸續運發山西既不糜費脚價且免道路疎虞臣愚昧之見未知當否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謹

奏

晉論云未見顏色而言謂乃此奏之謂歟閱爾前奏禁
錢之議已知伊都立暨汝二人之才識庸常並未籌及
事之始終可行與否今據此觀之果不謬也若依爾等
所論施行更不知作何光景爾等才具中平之人只宜
安分自守勿爲效顰之舉凡事小心不可妄動須知才
之一字非比操守可以強而能之也

同日又

奏爲恭謝

天恩事竊臣一介庸愚蒙

皇上不以臣爲不才兩次恭膺

特旨令臣協辦巡撫事務繼又令臣署理總督仰賴
皇上指示幸免隕越受
恩愈重報稱愈難今又因山西督臣伊都立調補江西
巡撫將巡撫關防等項齎送到臣臣隨遵例祗受
訖臣惟有矢公矢慎益加勉勵以供臣職所有微
臣感激之私理合繕摺恭謝
天恩謹
奏
爾之才情識見雖屬平常安分守己慎重錢糧頗爲稱
職今署理巡撫印務不過暫時惟宜循規蹈矩毋逾繩

墨不得妄恃已見有所損益恐致錯悞也慎之

雍正四年十二月二十日山西布政使臣高成齡

謹

奏爲據實奏

聞事竊查山西通省州縣所貯各案倉糧現今實貯在

倉者業有八十五萬石零各屬社倉又勸捐一十

四萬石零合計一百萬石有奇固已有備無患矣

近又蒙

皇上允前任學臣劉於義條陳每年動銀六萬兩買穀

建倉分貯各屬前任督臣伊都立又摺奏在於蒲

州添買穀二萬石平定州廣昌縣各添買穀一萬
石臣隨將應買穀石俱經詳明督臣在於雍正四
年公費銀內估照時價陸續分給各州縣俟秋成
後買貯但今年入夏以來得雨甚遲秋成歉薄穀
價畧昂並隣近北直之平定州蔚州廣昌縣一帶
地方又因商民搬運穀價亦昂茲當歲暮天寒查
據此數處所報穀價每倉斗一石價銀七八九錢
不等業已騰貴若再一時併糴則穀價日昂恐違
皇上軫念民食之至意臣隨飭令將已買穀石加謹收
貯其未足之數停其採買統俟明秋再行買貯至

太汾潞大四府澤遼沁忻代保六州均獲豐收穀價亦平自應照舊購買以廣蓄儲理合繕摺奏聞謹

奏

如此通融辦理是極甚屬可嘉

雍正五年六月初六日山西布政使臣高成齡謹

奏爲恭謝

天恩事竊臣一介寒微至愚極陋蒙

皇上知遇之恩補授山西布政使職司錢糧總滙夙夜兢兢嘗恐才不勝任乃

皇上不以臣爲不才屢次恭膺
特旨署理督撫事務受
恩愈深報稱愈難兹緣撫臣德明入都臣復循例護理
撫篆惟有益加勉勵以仰報
天恩於萬一耳爲此繕摺恭
謝謹
奏
近日以來觀汝頗有昏憒光景亟當加慎
雍正五年七月初六日山西布政使臣高成齡謹
奏爲恭謝

聖訓事竊臣於六月初六日繕摺恭謝
天恩奉到
硃批諭旨臣跪讀之下不勝惶恐伏思臣蒙
皇上殊恩俾司錢糧總滙復循例護理巡撫印務雖夙
夜敬謹不辭殫竭心力奈才具平庸識見短淺以
致一時疎忽事有錯誤乃蒙
皇上覆幬洪恩不立加嚴譴仍
恩諭諄諄予以自新之路臣清夜捫心感激涕零惟仰
遵
聖訓振作精神以圖報

高厚之恩於萬一耳所有微臣惶恐感愧之忱理合恭

摺奏

謝伏乞

皇上睿鑒謹

奏

不可以鄉愿自居不可釣虛聲而賈實禍不可博衆譽

而負君恩勉之愼之潔己奉公毋偏毋黨更將言行相

符四字時刻警惕勿懈如裴德度張楷楊名時鄭任鑰

李紱等皆可為榜樣若癡迷不悟覆轍相尋噬臍何及

朕知遇之恩當惜爾父母生育之身當惜千秋史冊之

名尤當惜能以大者遠者權量審度而行之則萬無一失矣

雍正五年七月初十日山西布政使臣高成齡謹

奏爲敬陳未議事竊臣蒙

皇上知遇之恩俾司錢糧總滙凡有承追各案無不竭力督催悉心籌畫冀圖早淸帑項歷今數年總計各案虧空除已完銀兩外尚有未完銀五十八萬一千兩有奇此未完內有無可著追者約計一十一萬六千餘兩已據承追各官出具任所並無隱匿印結存案臣又詳請撫臣移咨各旗省再爲確

查家產果否盡絕俟原籍本旗該管各官保結到
日將實在無可著追之項同新撫臣另議請
旨外其有可著追者約計四十六萬四千七百餘兩內
有題准徵補之民欠任所搜查之衣飾以及別州
縣分賠墊解撥補銀兩凡在本省催追者臣已不
遺餘力設法追變陸續完補惟是外省分賠借欠
人員及原籍本旗家產等項俱經移咨各旗省追
變而原籍外省因無承追定限又無不力處分任
意遷延殊與
國帑無補況此等借欠人員不及時催追保無逃亡

事故田地房產不及時變賣必致傾圮荒蕪日久
月長勢將有著之項亦歸於無著矣仰請
皇上敕部將原籍外省承追各官與任所各官一例定
限倘逾限不完即令本省督撫查叅議處其本旗
查追者亦照此勒限嚴追務將分賠借欠銀兩依
限完解原估家產速行變賣如此則承追各官畏
懼考成自必上緊追變而虧項得以速結矣如果
臣言可採容臣另行恭疏具
題并造細冊送部查核伏乞
皇上睿鑒批示施行謹

奏

悉能似此以任勞任怨居心可免將來之禍始終受朕
恩眷應具疏題奏但恐已遲未必有益耳

雍正五年八月十六日監察御史臣性桂護理山
西巡撫印務布政使臣高成齡按察使臣蔣洞謹
奏為奏明事竊臣性桂於本年七月十三日欽奉
上諭命往山西看審澤州匪類妖言聚衆一案隨於七
月二十一日馳抵太原謹將
諭旨傳知護理巡撫印務布政使臣高成齡按察使臣
蔣洞敬謹領受遵行查此案未奉

上諭之先臣高成齡臣蔣洞已將現獲之焦明山翟斌

如張奎王正等屢經嚴行審訊據各犯供欲抄搶

富戸王家衛家陳家或供欲謀搶州縣或稱不知

根由威脅裹去等情在案嗣臣性桂抵晉臣高成

齡臣蔣洞公同將先獲之焦明山翟斌如等及續

獲之郭海龍張進斗等逐日隔別研訊又互相質

對所有各犯口供謹先約畧敬錄奏

聞又據翟斌如供稱張冉公教中有立天後會經一部

係元亨利貞四本內俱是洩漏天機的話等語臣

等隨嚴檄搜查據澤州知州劉毓嵒在李自倉等

家內起獲元亨利貞四字號經四本臣等閱經內語句皆狂謬不解謹將經文四本齎呈
御覽仍請發回晉省以便追究經從何人置造根由審訊確情正在繕摺間又據澤州報稱頭目楊世龍及伊子楊鐵山田瓜即陳志榮及伊子陳雲周巳經拏獲等情八月十三日又據澤州知州劉毓嵒詳稱八月初十日續獲要犯陳桂并將訊問該犯日供呈報前來臣等據供隨飛咨河南督臣嚴飭查拏供內有名案犯俟解到一併細加嚴訊合併聲明謹合詞恭摺奏

聞仰祈
睿鑒指示施行謹
奏
覽所奏情由已悉人犯隨獲隨審閱此四本妖妄邪書
有壬辰字樣的非目下所編輯者光景尚不止此務將
此經作自誰手究出根由但亦不可濫加刑訊將要犯
盡致斃命則案反難結矣其餘未獲人犯當速行密設
賞格嚴督擒捕務獲萬不可株連良善拖累無辜慎之
密之
雍正五年九月十六日山西布政使臣高成齡謹

奏爲恭報
盛世豐年十分收成事竊查山西地方連年時和歲稔
今年雨水更屬調匀茲當百穀咸登之候行據各
屬所報分數俱足十分而大同朔平二府在邊遠
荒僻之區亦有十分收成臣出郭省視惟見含哺
鼓腹歡頌
堯天舜日詢之老農咸謂數十年來未有如今歲之夏
秋皆熟高下齊收者也所有豐收分數理合恭摺
奏
聞伏乞

皇上睿鑒謹

奏

朕以手加額覽之仰賴

上天賜此豐年亟當勸諭百姓積蓄為要至於倉儲尤當竭力及時補足務令充實勉為之

同日又

奏為敬陳末議仰祈

睿鑒事竊查前任撫臣諾岷因太原平陽二府向以數十州縣統隸於一郡實有鞭長莫及之勢於雍正二年間

題請以太原府屬之平忻代保四州平陽府屬之蒲解絳吉隰五州改爲直隸州分其勢以專其責區畫未嘗不善臣歷晉五年於通省地方之險易繁簡留心訪察有尚須籌畫之處敬爲

皇上陳之查蒲州西通秦蜀南隣豫省實爲三晉咽喉之地且中條雷首等山層巒疊嶂姦宄易藏而本州賦稅及猗氏臨晉萬泉榮河四屬錢糧又倍於他郡至澤州界接中州路通南北且逼近太行山綿亘千有餘里深邃莫測民情狡悍尤稱難治之區而本州賦稅及高平陽城沁水陵川四屬錢糧

亦稱繁重僅設知州一員原不足以資彈壓且直
隸知州職在親民既有刑名錢穀之任分司率屬
又有督理盤查之責再加以稽查匪類巡察山鄉
則該員卽有兼人之才亦斷無分身之術豈能於
地方必無貽悞以臣管見莫若陞州爲府另設知
府一員同知一員經歷一員而改蒲澤爲附郭之
首邑以一郡統轄五屬則有知府以專其督察有
同知以資其佐理有經歷以備其差遣使蒲澤二
令專理一邑之事教化巡緝撫字催科悉心辦理
似於

國計民生大有裨益至城池學宮俱仍其舊惟衙署
之作何添設俸工之作何支銷容俟請
旨准行之日再與新任撫臣石麟詳議具
奏是否可行伏乞
皇上睿鑒謹
奏
所奏與撫臣石麟商酌具題觀劉緘喦料理數事甚屬
妥協頗爲實心奉公若克勝府任於定議後即將伊題
陞知府可也

硃批索琳奏摺

雍正四年七月初六日巡視臺灣監察御史臣索琳謹

奏爲恭報微臣到任日期事竊臣蒙

皇上隆恩令臣巡察臺灣地方於雍正四年三月十九日恭領

聖訓隨於二十二日起身於七月初二日抵署望

闕叩頭謝

恩任事訖臣所過山東江南浙江等處二麥豐茂米價亦平五月十一日至福建浦城縣地方上米價值

每石一兩較之舊冬今春實減四五錢之數然農田望雨甚殷幸於十二三四等日連沛甘霖閭閻懽悅俱得盡力南畝而灘河雨後水漲臣亦得放舟南下也十九日抵省城一路雖見田禾徧插祇以福建民稠田少今當青黃不接之時商販偶稀米價遂長至一兩七八錢不等聞地方大吏斟酌時宜先將存倉穀石出糶一面遣員往浙江江西買米平糶故市價稍平從省至臺所經興泉二府雖早稻俱已將實其米價亦如省城之貴惟厦門米價止一兩三四錢今臺地早稻已收且又播種

於六月二十八及七月初一初四初五等日甘雨
連沛田疇霑足目下上米每石價值一兩一二錢
小麥每石一兩三四錢其奉
旨運濟漳泉二府之米五萬石經臣查案已於正二三
四五等月如數運足矣除驗看臺澎兩協大操及
臺郡雨水情形並六月內臣未到任之前彰化縣
界水沙連生番傷害諸羅縣治收麥民人一案俱
經巡察給事中臣汪繼燝同臣另摺具
奏外所有微臣到任日期並自京至臺經過地方所
見年景米價緣前奉有諸事留心之

諭旨理合一併奏
聞謹
奏
覽奏知道了勉爲之汪繼爆朕頗信伊不及似欠誠實
爾與之共事宜時時留心但亦毋致乖異蹈禪濟布之
前轍而貽笑於人也
巡視臺灣監察御史臣索琳吏科給事中臣汪繼
爆謹
奏爲恭報臺澎兩協操期驗閱已竣事竊查臺灣鎮
標陸路營大操於去年十一月內經前任滿御史

臣禪濟布公同道府驗閱先行具摺奏
聞并聲明臺澎兩協已飭水師將領勤加演習俟臣汪
繼煤到日會同簡閱嗣臣汪繼煤於二月初四日
莅任准臺協副將陳倫炯訂於三月初八日先演
陸路十九日次演水操臣汪繼煤隨與禪濟布并
鎮道等公同臨閱陸操則步伍整齊水操則進退
合度施演鎗礮籐牌等藝頗稱嫻熟其澎湖一協
先因副將董方稟稱時當巡哨且值撥護餉銀在
澎船隻無幾另期具文申請今於六月十六日新
任滿御史臣索琳路經澎島候風之暇該協即請

留閱視隨於十九日看演陸操鳥鎗籐牌俱各精熟又於二十二日看演水操開合攻擊人船便利此皆我

皇上聖武宣昭恩加海外所以士卒歡騰咸思自奮也所有兩協大操俱經驗閱已竣理合繕摺奏

聞謹

奏

凡事務實爲要從來君臣之間惟貴忠誠無隱一切粉飾迎合贊頌虛文皆屬陋習不可效法勉之

同日又

奏為恭報地方米價雨水情形仰慰
聖懷事竊查臺灣米價向來賤於內地頊於五月間因
福建省城及泉漳等府米價高昂俱向臺灣採買
辦運以致有粟之家居奇觀望價亦漸長今內地
已經豐收赴臺採買者漸少價仍平減每米一石
約値銀一兩一二錢不等海外黎民可免穀貴之
虞矣再查臺郡四邑田禾仰賴
皇上福庇今歲自春徂夏雨暘時若早稻已盡登場稍
遲者俱暢茂堅實最晚者亦乘時樹藝民情歡躍
比戶盈寧此皆我

爾等巡視諸臣及守土各官身在其地刑政攸關實居

皇上體恤民隱感召

大半何得盡歸功於朕耶

天和致此豐亨豫順之象臣等叨蒙

簡命巡視茲土見此及時之雨澤欣逢

盛世之休徵不勝歡忭之至理合據實奏

聞謹

奏

覽奏曷勝欣慰

同日又

奏為奏

聞事雍正四年六月二十三日據諸羅縣稟稱六月十

八日據柴裏社通事高歎土官皆知里等轉據莊
民劉日魁報稱伊夥計陳登攀劉尚伯劉士鏵劉
連清劉應遠等五人本月十七日早因往斗六東
埔地方採收芝麻被生番殺死等情報明到縣隨
經帶同仵作前往相驗俱稱被殺死是實卽著各
屍親收殮看守復據甲頭廖士乾稟稱拾有番弓
一把箭五枝番牌一面呈驗隨令通事土官等看
認僉稱是水沙連內山生番所用等供除一面訪
緝兇犯務獲究審外先將驗訊供詞緣由通報到
臣衙門臣查兇番肆橫大槩在彰化縣地方然與

諸羅縣僅隔虎尾一溪而內山之路逕實綿亘相
接今據諸羅縣稟報驗看番遺兇器并蹤明來往
蹤跡亦屬水沙連內生番攀越大山邁虎尾溪而
南遂至斗六東埔地界則是因彰邑旣經守禦不
能逞兇於彼復又流毒於此除飭諭該地方文武
嚴緝務獲并令兵役土官鄉保等加謹巡防守禦
外事關生番殺人理合繕摺奏
聞謹
奏
知道了地方上凡遇此等案件當加意察理尤宜與督

撫大僚和衷共濟高其倬非滿保可比乃朕所委信股肱之臣爾等所聞所見一面奏聞一面就近行知伊亦有不秉公推究悉心商辦之理遵諭而行可也

雍正四年十月二十四日巡視臺灣監察御史臣索琳謹

奏爲奏

聞事雍正四年九月初三日據鳳山縣知縣並南路營叅將稟報據港西里新東勢莊管事等稟報新東勢莊佃民邱連發家傭工人邱雲麟於八月二十二日往埔種作被生番殺害等情十月十九日據

彰化縣知縣並淡水同知稟報據埔山社通事具
稟本月初二日南日社熟番大宇加六歇等共十
一名同往東勢山邊砍木被山內生番五十餘人
突出殺死甘仔歇老鬱等四名又箭傷二名等情
十月二十二日又據彰化縣知縣稟報據猫羅社
阿密里莊管事具報本月初八日初更時分生番
二十餘人各帶弓箭鏢鎗木牌到莊殺死佃人邱
末又鏢傷佃人林福等情十月二十三日又據北
路營叅將並彰化縣知縣稟據半線汛千總報稱
南北投鎮番寨守禦竹脚簝民壯朱八於本月之

十五日在水沙連河邊被生番殺死并奪去所執
七十二號鳥鎗一桿等情先後各到臣衙門除飛
飭各該文武加意防禦外伏查臣到任後自七月
以至十月南路計一案傷佃民一人北路計三案
傷民番共六人似此光天化日之下蠢爾醜類乃
敢橫行無忌若不勦捕以彰
天威何以懲創各番使知歸化正擬一面繕摺
斯乃不得已之舉所謂應兵也申之以討罰自當畏威
奏明一面咨商鎮臣林亮發兵勦捕隨據臺廈道吳
斂迹然終非長策全在地方文武大吏秉公執法約束
昌祚先於八月間奉督臣高其倬調赴省城今回
兵民不與之啓釁結怨彼此相安方爲妥協且生番亦
至厦門島先遣家人於本月二十二日到臺密稟

人也加此一番懲創之後必令其知恩戴德徐生向化之心若但使其怵威而不懷德則失撫馭之宜矣

伊圭吳昌祚業蒙督臣委交令箭三枝令統臺兵並調淡水同知王汧一同進勦臣擬俟吳昌祚到臺之日星馳同至水沙連一帶番境相機勦撫則南路兇番自必聞風膽落可不討而歸誠矣再臺灣全郡今年海颶不作雨順風調稻穀十分收成理合一併奏

聞謹

奏

朕聞臺郡年歲止有八分收成爲何奏稱十分百凡惟當據實不宜粉飾

雍正五年正月十二日巡視臺灣監察御史臣索琳謹

奏爲勦捕生番以保民命事雍正四年十一月初二日道臣吳昌祚自省回任帶投督臣高其倬咨文一角內開爲兇番戕殺民命特委臺厦道吳副使爲總統兼委淡水同知王汧北路營叅將何勉淡水守備鍾日陞等帶兵分路進勦專委以知州管彰化縣事知縣張縞辦運軍糧等因到臣本月十六日道臣吳昌祚等調領官兵番壯自府治先發臣於十八日選帶丁役自備行糧亦從臣署起行

至二十六日入牛相觸番境渡阿勃泉溪而抵竹
脚簝與道臣吳昌祚官兵會劄於虎尾溪陽預令
曾歷番地社丁林三招引水沙連內決里社土官
阿龍等十八名來歸詢明路徑又令社丁陳蒲同
決里社順番先至北港蛤里難等社曉諭能歸化
者即免誅戮去後臣與吳昌祚隨撥同知王汧帶
領熟番民壯由北港南投崎抄入番巢之後候令
奏進發仍調參將何勉帶兵接應一撥守備鍾日陞
等帶兵由南港水沙連之前路竹脚簝候令進發
仍撥千總蔡彬帶兵接應一撥守備楊鈐帶兵駐

劄於兇番之戚屬樸仔籬社傍以覘動靜仍撥把
總任林五帶兵駐劄於隣近之猫霧捒社以備應
援臣與吳昌祚率領員弁兵番由南港竹脚簝督
兵前進其前後兩路官兵統令於十二月初三日
進攻仰賴
聖主天威及督臣高其倬知人善任道臣吳昌祚盡心
竭力調遣合宜同知王汧等不避艱險招撫有方
知縣張縞運濟四路軍糧各足並隨征官將兵番
同心協力故自十二月初三日進兵計十有四日
兵不血刃而兇番已獲各社歸誠北路俱已平定

臣等帶領官兵於今年正月初九日已回府城所有臣與道臣吳昌祚等勦撫過水沙連一帶二十五社番人凱旋緣由理合繕摺奏

聞謹

奏

覩一切調撥機宜殊屬有方所以奏效迅速甚爲可嘉蠢夷經此番振作之後自當安靜數時然終非久長良策也要在文武官弁撫恤得法使百姓總不干犯熟番熟番永不欺陵生番各安生理兩不相涉自不至生事設或文員貪黷武弁懈弛百姓侵擾熟番熟番又復虐

用生番遂爾激成禍端以彼冥頑無知近於禽獸之人何事不可爲也雖如此剿撫兼施兇犯就獲未免多致殺傷矣今旣平定嗣後當徐徐開導令其感恩向化漸知人理方爲柔遠之道若專逞兵威朕甚不取爾等協力共勉之

雍正五年閏三月二十一日巡視臺灣監察御史臣索琳臣尹秦謹

奏爲奏

聞事雍正四年十二月初四日臣索琳於水沙連內武滑納埔軍次據南路營參將暨鳳山縣知縣並報

風聞謠言阿猴林黃基崙地方有匪類聚集現在
搜捕等因除臣飛飭南路文武立卽協同細心訪
拏外臣以事屬風聞謠言未敢輕易摺
奏今年正月初九日北路事竣回署之後據鳳山縣
稟報差役於赤山莊地方訪拏得匪類黃萬等四
人又於行刦臺邑陳日隆家案內獲到盜犯陳三
奇等四人亦係匪黨其時尚未審取確供雖未敢
遽行奏
聞臣以兇犯肆橫亟宜懲創已經飛咨督撫請其仍委
道臣吳昌祚等以得勝之兵移勦南路兇番況阿

猴林亦係南路地方并可藉此潛消姦民不軌之
心隨據督臣高其倬行據道臣吳昌祚以方春雨
水溪漲地濕上蒸恐染瘴患請俟冬間水涸再議
勦懲等因詳覆在案三月二十一日據南路營參
將暨鳳山縣知縣並報熟番阿猴社本月十七日
三更時分被山猪毛北葉二社傀儡番焚殺等因
閏三月十七日又據該營縣稟報本月初十日傀
儡番殺死加走莊砍柴民人陳義十三日懷忠里
東勢莊塘廍被兇番放火殺死民人蘇厚等因各
到臣衙門除臣等飛飭該管文武官弁分布兵壯

加意偵防外隨經臺灣府知府孫魯以山猪毛北
葉二社離山口不遠若不即加懲創恐殺害之事
將接踵而至詳請道臣裁酌杜害當據移會鎮臣
陳倫炯飛調南路營守備協同鳳山縣知縣帶領
兵番駐劄武洛地方相機勦捕在案至於阿猴林
謀匪各犯據鎮道咨報並奉督臣照會令牌以臺
地事勢與內疆不同似此匪徒若照常審
題處決爲時遲久不足示儆仰親審確情將倡謀爲
首及爲從情重之犯請出該鎮
王命當衆曉諭梟斬以儆姦宄一面舉行一面飛報以

憑奏

聞等因業經審取確供於閏三月十六日恭請

王命傳集府廳縣各官將先行強刦陳日隆家分贓正盜復聚衆謀匪之陳三奇當衆斬首梟示并將爲從情重之林居黃允黃萬亦當衆杖斃示儆又匪黨徐寧爲行刦陳日隆家盜案首犯應歸彼案完結各等因到臣衙門理合一併奏

聞謹

奏

覽奏已悉事事直陳纖毫不可隱瞞地方諸務悉聽高

其偉指揮而行

奏雍正五年四月初二日巡視臺灣監察御史臣索
琳臣尹泰謹
奏爲奏
聞事雍正五年閏三月二十五日據南路營參將並鳳
山縣知縣報稱本月十五日二更時分傀儡兒番
至新東勢莊殺死民人謝文奇等等因二十六日
據鳳山縣知縣暨南路營守備稟報本月十八日
從武洛社帶領兵番移駐於番仔崙經遣通事訪
知行兇傀儡乃係七齒岸社大文里社之番因山

裏留社歹番勾引而出隨於十九日蚤帶領兵番
至山裏留社該社男婦業已逃遁遂焚簝而還二
十一日有傀儡加者惹也社土官遣番謝已卯小
貴到營稱伊土官聞大兵勦捕歹番令伊等下山
聽候吩咐據稱東勢莊行兇係七齒岸社大文里
社山裏留社之番其阿猴社行兇係北葉社之巴
思立辛武里亦有山猪毛社番在內至於篤佳莊
行兇之番則稱遠而不知當經給賞令伊回諭土
官傳諭行兇各社獻出兇番去後二十二日帶領
兵番抵山猪毛社山口於二十三日上山直逼番

巢攻開社門番衆逃竄鎗傷傀儡四名仍回番仔崙駐劄當據港東里通事稟稱港東里傀儡勃朗錫干等社土官咸稱港西歹番原該征剿我們港東各社從不下山作歹等語二十五日據加者惹也社番謝已卯等到營稟覆小番土官遵至七齒岸大文里等社傳諭奈各番在逃未歸容伊等回社後叫他獻出等情隨經給賞令其回諭土官速飭七齒岸等社將兇番獻出等因先後到臣衙門除俟七齒岸等社番人就撫獻出兇番另摺具奏外所有南路文武稟報兇犯傷人並剿捕港西里

傀儡情形理合奏

聞謹

奏

所奏知道了凡事以治本爲要不宜專務末節爾等身在其地當廣諮博詢遇事則詳悉講求共相籌畫必得一久遠可行之良策方好似此隨事支吾逐案整理不過小績微勞耳何足深取勉之然若見不透信不及又不可逞臆妄言惑朕耳目并回易地方大吏之心思也

雍正五年八月十二日巡視臺灣監察御史臣索琳臣尹秦謹

奏爲訪陳臺郡田糧利弊仰請
聖裁事竊查臺灣全郡盡屬沙壤地氣長升不降所有
平原總名草地有力之家視其勢高而近溪澗淡
水者赴縣呈明四至請給墾單召佃開墾其所開
田園總以甲計每田一甲約抵內地之田十一畝
有零鄭氏當日分上中下三則取租開臺之後地
方有司卽照租徵糧而業戶以租交糧致無餘粒
勢不得不將成熟之田園以多報少欺隱之田竟
倍於報墾之數臣等細訪向來任其欺隱不行清
查之故則其說有五現徵科則計畝分算數倍於

內地之糧額若非以多報少不能完納正供此其說一也臺灣沙地每歲夏秋大雨山水奔瀉田園衝爲澗壑而流沙壅積熟田亦變荒壤若非以多報少將何補苴虧缺此其說二也臺地依山臨海所有田園並無堤岸保障海風稍大鹹水湧入田園滷浸必俟數年鹹味盡去之後方可耕種若非以多報少何以抵納官糧此其說三也臺郡土脈炎熱不宜用肥兩三年後力薄寡收便須荒棄兩年然後耕種若非以多報少焉能轉換辦公此其說四也佃丁悉係漳泉潮惠客民因貪地寬可以

私墾故冒險渡臺設使按畝清查以租作糧伊等力不能支勢必各回原籍以致田園荒廢額賦虛懸此其說五也夫田糧之欺隱若此其所以致此欺隱而難以清釐者又若此今宜作何變通以除欺隱之弊海疆重地與內地不同臣等愚昧不敢

清查田糧非現今治臺急務何必汲汲奏及於此

輕議謹據實奏請

聖裁至於北路彰化一帶縣係新設地稍偏遠臣等見多未闢之土亦宜召民開墾案查淡水同知王汧曾經具詳稱北路虎尾溪以上閒原寬曠其召民開墾之法毋許以一人而包占數里地面止許農

民自行領墾一夫不得過五甲十夫連環互保定
限三年比照內地糧額起科再如熟番場地向有
姦棍認餉包墾久假不歸之弊若任其日被侵削
番衆無業可依必至退處山內漸漸變爲生番宜
令大社留給水旱地五百甲中社留給水旱地四
百甲小社留給水旱地三百甲號爲社田以爲社
番耕種牧獵之所各立界牌將田場甲數四至刋
載全書使日後勢豪不得侵占其餘草地悉行召
墾並限三年起科等因臣等細加尋繹事屬當行
惟召墾農民似宜照臣等前摺所陳亦令歸莊併

甲務使匪類姦徒無處托足以靖盜源除一面移

事係創始與更張之舉不同諒在可行即王沂亦必見

咨督臣高其倬外理合逐一陳

其可爲而後獻此議也

奏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謹

奏

覽

雍正五年十月十三日巡視臺灣監察御史臣索

琳臣尹秦謹

奏爲臺郡農功已畢恭報收成分數事竊查臺郡早

晚二稻收成分數行據臺灣鳳山諸羅彰化四縣

申報本年春夏以來雨水調勻早晚二稻收成俱有九分八分七分不等米價每石一兩一錢五六分至七八分不等穀價每石五錢四五分至六七分不等各等因前來與臣等訪聞無異再臺郡農民因今歲颶風不作雨澤頻施將向日缺水難耕棄地亦皆開墾是以今年所收之穀多於往歲現在地方寧靜閭閻樂業理合繕摺奏

聞謹

奏

覽收成米價情形朕懷深慰

雍正五年十一月初八日巡視臺灣監察御史臣
索琳臣尹秦謹
奏爲特參虛冒兵糧濫役滋擾事竊臣等訪得臺灣
縣所屬新港司巡檢衙門額設書識一名皁役二
名之外另有弓兵一十八名原爲巡緝地方姦匪
而設乃署新港巡檢事臺灣縣典史徐履謙敢於
額設書識之外多設書識陳吉等三名又私設貼
寫陳達等十一名俱在鹿耳門汛口掛驗船隻抄
寫報單並無弓兵名色及臣等行令臺灣府知府
俞存仁臺灣縣知縣張廷琰查取弓兵名册則該

署巡檢卽以貼寫陳達等十一人姓名造報又揑
開吳齊等假名七名以足十八名之數仍於各名
下或註退役或註革逐現在召補字樣夫設兵原
以緝暴衛民若果革退自應立時召補豈可任其
懸缺再者貼寫係刀筆之徒巡兵有防緝之責奚
容假借影射明係虛冒兵糧濫役滋擾今據臺灣
府縣查報前來與臣等訪聞無異所當特叅以儆
劣員者也爲此繕摺具
奏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謹

奏

朕不解爾等此奏所叅者爲何人該府縣既經查報則不應叅若巡檢虛冒則止應咨革殊屬可笑之極







